

独幕话剧

三条黄牛

南京铁路文化宫业余话剧创作组创作



独幕话剧

三条黄牛

南京铁路文化宫业余话剧创作组创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65

K248
6642



统一书号 T10077·1105

定价(六)0.07元

三条黄牛

南京铁路文化宫业余话剧创作组创作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78号

1965年1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10,001—16,000册

开本850×1156毫米 1/64

印张11/16

字数16,000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承装三条黃牛的貨車出站了。可是送牛的老大爷因途中耽擱誤了点。怎么办呢？是让老大爷送运的三条黃牛耽擱一天嗎？不！春耕任务紧，時間重要。车站某班組职工在值班員老何帶領下，想尽办法，在和上級調度所取得联系后，决定利用即将到站的最后一班貨車，搶卸化肥，利用空車裝运。于是不分男女老少、职工、家屬、車長、旅客，全部投入了“搶卸”、“搶裝”的一場战斗。三条黃牛及时上了車，列車正点安全通过。这个独幕話剧反映了大办农业的号召深入人心和共产主义大协作的风格，歌颂了铁路职工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

时 間 春播时节,某日下午。

地 点 小桥站月台的一角。一侧是运转室,内有电话。远处是村庄田野。

人 物 老 何 车站值班员,四十七岁。

小 方 车站作业员,二十岁。

火大嫂 家属装卸组长,三十七岁。

老农民 公社饲养员,五十八岁。

高车长 1051 次货运车长,二十八岁。

解放军、旅客甲、职工甲、其他旅客若干。

〔幕外,小方上。〕

小 方 (报幕)各位观众,下一个节目是《三条黄牛》,由×××演出……

[老何拿着红绿旗背着路牌急急跑上。

老 何 (对小方)喂喂,同志,同志,三条黄牛还没来呢!

小 方 怎么,还没来?

老 何 可不,等得急死人啦!

小 方 啊呀,那怎么办?时间到了呀!

老 何 (掏出老怀表看看,吃惊地)呀,真的到点了!(无可奈何地)唉,不能再等啦!小方,把路牌送给司机,(把路牌交给小方)让车开吧!(急下)

[一声粗犷的汽笛。随着列车起动的吼声,幕启:远处青山上翻滚着乌云,山雨欲来。值班员老何刚发过车,拿着红绿旗朝列车开去方向送车,车过完,喊声:“正点出发。”随后急匆匆返回运转室去。小方从栅栏门外一步窜到老何面前。

小 方 (高高举起手中的喜报)何师傅,看——
老 何 什么?

小 方 (神气活现地)喜报!

老 何 我看看,(凑上去读喜报)呵,喜报!“我们小桥站第三班全体同志在党支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提高了认识,进一步搞好生产,做好支农运输工作,保证了安全正点,实现全月满堂红……”喂,小方,咱们还没下班,怎么全月、全月的啦?你连今天都算上啦?

小 方 怎么?何师傅,今儿是三十一号,最后一班,早晨一上班大伙儿就满怀信心要创造成绩,保持红旗,向分局五好职工大会报喜。现在已经十八点多啦,十九点半就要交班,这还不是拿稳了的。

老 何 (警惕地)小方,这可不能麻痹大意,虽说咱们一直保持着安全正点,今天的

成績也不錯，可是咱們還有最后一小時，最后一趟車——1051次還沒過去呢！

小 方 （滿不在乎）一天幾十趟車都過去了，還擔心這最后一趟？——沒事儿！

老 何 小方！咱們要鞏固上個月的優勝紅旗，保證安全正點，一刻也不能大意啊！這1051次可是趟關鍵列車。大家千萬要提高警惕，保證安全正點哪！

小 方 何師傅，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

老 何 不！我這顆心還放不下來呢！東風公社買的三條黃牛到現在還沒來，是社里記錯了時間呢，還是怎麼的？真叫人……

小 方 是呀！公社怎麼沒派人來聯繫，这三條黃牛大概不會來了吧！（轉念一想）哎，何師傅，就是來，也碍不着送喜報嘛！老金今晚要走，讓他把喜報帶去！

老 何 喜報一定要等我們下了班以後再送

去。你现在可以先和老金联系一下，快去快来！（进运转室）

小 方 （高兴地）是！（唱起歌来）“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个急转身向栅栏门冲去。老农民气喘喘地上，和小方在门口相撞。小方急忙护住喜报）哟！老大爷，差点儿把我的喜报给撞破了！

老农民 （抱歉地）唉唉，对不起，对不起！我急着赶车哪。

小 方 赶车？（手一指门外）喏，到那儿去买票吧。

老农民 （不解地）买票？

小 方 302次客车十九点……就是下午七点五十分到、五十二分开，马上就要卖票啦，快去吧！

老农民 （疑惑地）客车？呃，小兄弟，社里说是装货车走，怎么改啦？牛也能上客车？

小 方 （惊愕）牛？

老农民 对，对，对，就是三条黄牛。

小 方 糟啦!

老农民 (听错了,宽了宽心)早嘞?啊,哈哈,
可把我急坏了!

小 方 还早呢!早就和你们社里联系好啦。
(一字一板)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半钟装车!

老农民 是啊,是啊,社里说把牛赶到站上,起了
货票就走。这会儿……

小 方 这会儿啊,再过一趟车,咱们就要下班
啦!(指表给老农民看看)老大爷,现在已经六点多啦!

老农民 (着急起来)六点多啦,那快装车吧!

小 方 (指着列车开去的方向)老大爷!喏,你
看!火车已经开走啦。

老农民 (发急)啊呀!已经开走啦?这、这、这
怎么办?

小 方 (安慰地)老大爷,你不要着急,等一天
吧!等到明天下午五点半钟。

老农民 (又惊又急)啊,明天下午?这,这怎么

行？（望望天色，更急）这个天說不定还要下雨呢！

小 方 老大爷，火车已經开了，着急也沒用呀！

老农民 （发急）唉！这全怪我。小兄弟，这下可誤了社里的大事儿啦！

小 方 老大爷，你不要着急嘛！老大爷你是不知道啊！我們铁路讲究的就是遵守时间，按规章制度办事。可不比你們种庄稼呀，我們干铁路的这一分一秒都不能差！

老农民 （紧接）咳，我們种庄稼也是一点儿不能差呀！大伙儿都在忙春耕，人力畜力紧得很！小兄弟，你是不知道，队里正等着我买的这三条黄牛啦。牛迟到一天，可要耽誤社里多少农活哇！这人誤地一时，地可誤人一年哪！

〔老农民讲话时，老何出运转室，在旁听了一会儿。

老 何 (接話)是啊，常言說得好，搶種如救火，季節不饒人嘛！現在公社都在爭分奪秒忙春耕……

老農民 (對老何高興極了)咳！這位同志的話真是說到我的心坎上了。同志，你貴姓？噢，你是站長？

小 方 噢！老大爺，這是我們何值班員，站長上分局開大會去了，你的事兒跟他說一樣。(拿喜報下)

老農民 噢，噢，何同志！我來晚了，這下可誤了社里大事兒啦。

老 何 老大爺，你別着急嘛！我向上級匯報一下，千方百計給你想辦法。

老農民 好，好！那讓你多操心啦。謝謝你啦！

老 何 甭謝啦，一根軸兒兩個輪，咱們工人農民一家人嘛！（送老農民到石凳上坐下）老大爺，你先歇一會兒。

老農民 好，好！

老 何 (看到遠處老農民的牛，急忙到運轉室

去拿出一只鉛桶遞給老農民)老大爷，我这運轉室离不开人，你的牛一路来也渴啦，你去打点儿水，倒在水槽里喂喂它吧！

老农民 嘿！何同志，你想得真周到，真是我們社員的知心人哪！謝謝你啦！（提鉛桶下）

〔老何进運轉室，向調度所汇报情况。

〔火大嫂拿着喜报上。

火大嫂 老何！老何！

老 何 （出门）哟，火大嫂，又什么事？

火大嫂 （指着喜报）什么事？来来来，你看看！（逼近一步）向分局五好职工大会报喜，咱們家屬装卸組怎么一个字儿也沒提？

老 何 噢，就为这事儿……你等等……（欲进運轉室）

火大嫂 （来火，紧接）你等等，喂，我問你，咱們家屬装卸組在站上哪点儿差啦？上次

分局开支农大会，我也代表家属装卸组上台提过保证，今儿实现全月满堂红，咱也得向首长汇报汇报啊！

老 何 这？（看看喜报）火大嫂，这都因为我心里有事，加上粗枝大叶把这事给忘了。回头叫小方给你们写上吧。（接过喜报欲进运转室）

火大嫂 哈哈！我这是跟你开玩笑，我可不是专门为喜报来的。家属姐妹们都等急了，这牛倒是装不装啦？

〔老农民上。〕

老农民 怎么不装呢？大嫂子，我在等着哩。（把铅桶给老何）谢谢你。

火大嫂 （一楞）什么？牛来啦？

老 何 是啊，刚刚才来，我正向调度所汇报，想个什么法儿能早点儿装走。（进运转室）

火大嫂 那你快想办法去。（转身向远处）喂，姐妹们，刚才没赶上车的三条黄牛来

啦……

老农民 (凑上去接話)我的牛来啦!

火大嫂 (繼續向远处)老何正在想办法。大伙儿先別回家,听到沒有?

[內声:“听到啦!”]

火大嫂 老大爷,你怎么沒赶上车的啊?(一股劲儿,又急又快)今儿一早何值班員就布置好了,车子一到,什么大跳板、小跳板,全都准备好啦,何值班員又亲自检查了几遍,真是万事俱备,就等黄牛。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再等这车子就要晚点了。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开了。啊呀,你怎么磨菇到现在才来的呀?

老农民 唉!打东山村出来倒是挺早的,在路上給耽擱了。

火大嫂 怎么牛走不快?

老农民 哎,說来話长……

[火大嫂向老农民示意放低声音,两人

低声交談。

老 何 (对着电话)喂,喂,你讲高一点。啊……
刚到,对! 现在就是车子问题了,……
什么,卸车时间? 时间我们可以保证!
好,好吧。(放下电话)

火大嫂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可咱们铁路是吃钟点饭的,一分一秒也不能晚啊!

老农民 唉!大嫂子,这都怪我没出过门。刚才小兄弟都给我说了,他不說,我不知道,他一說可把我急坏了!

火大嫂 老大爷,你是不知道啊,在咱们班上只剩最后一趟车啦,这趟车过去,咱们就要下班了。

老农民 (一怔)只剩最后一趟车啦? 那这趟车能装不?

火大嫂 这趟车是直通货车,不好装零担。

老农民 (不懂地)什么? 蛋? 嗨呀,大嫂子,你搞錯啦,我没有装鸡蛋,我只是装三条黄牛哪!

火大嫂 哎，你听錯啦！我說的是你的三条黄牛就是零担貨物。在咱們小站只好装零担列车，零担列车一天只有一趟，唉，早就开走了！

老农民 （发急地）啊？这么說，我这三条黄牛今天是走不成了。这怎么办？

火大嫂 老大爷，你別急。听我說啊，这规矩倒是不小，可咱們党支部書記說过，只要是支农物資，都要快装快运。你这三条黄牛又是赶着急用的。再說何值班員又是个热心人，兴許能想出法儿把三条黄牛早点运走。

老农民 （充滿希望地）要是真有办法，今儿能走掉，那有多好啊！

火大嫂 是啊！我們一定想办法把你的牛尽快給运走。

老农民 那可要謝謝你們啦！

火大嫂 甭謝啦，（关心地）你还没吃飯吧？我家就在车站附近，（拉老农民去吃飯）走，